

欢乐的离别

HUANLEDELIBIE

万国儒



7.7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欢乐的·离别

万国儒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1/4 插页 1 字数 125,000

1979年8月第2版 1979年第2次印刷 印数 1—~~200,000~~ 1—30,000

书号：10151·337

定价：0.38元

内 容 说 明

万国儒是一九五八年成长起来的天津工人作者。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作品，曾由本社出版过《风雪之夜》、《龙飞凤舞》、《欢乐的离别》等三个集子，收集速写、短篇小说四十篇。这次，从三个集子中重新择选了十八篇。其他的五篇，也选自他一九六四年前后的作品中。

这二十三篇作品，是在八年中写作的，反映的背景有所不同，摄取的题材有所不同，描绘的人物有所不同，刻画的程度也有深浅。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这是工人自己描述的作品，它响彻着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式的明朗而乐观的调子。茅盾曾在一九六二年的《读书杂记》中明确地指出万国儒的作品“给了我们许多风趣盎然、而又意义深长的仅二、三千字或竟有千余字的短篇；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的时尚中，不能不引人注目。”

目前，在粉碎了“四人帮”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后，正在贯彻“双百”方针的大好时光里，重读这些作品会倍感亲切。

目 录

小引	孙犁(1)
踩电铃	(4)
风雪之夜	(10)
龙飞凤舞	(21)
“百事管”看煤	(29)
“一根筋”	(40)
欢乐的离别	(49)
老工人李雷	(55)
“刘古董”外传	(73)
雏燕初飞	(88)
渡口	(97)
家	(104)
海河两岸一条龙	(111)
小院春秋	(116)
探望	(122)
开始	(129)
敲铜锣的人	(133)
老巩	(140)
照像	(144)
归来	(150)

钻台上(156)
走过来的道路(165)
考试(171)
井架工的爱情(180)

后记(193)

小 引

孙 犁

万国儒同志原是工人，他的创作生活，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。短短数年间，他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，可见他的生产力是很高的。一九六六年以后，他也被迫搁笔，一直十几年。不然，正当青春旺盛之年，他在创作上的收获，原是不可估量的。

茅盾同志，对万国儒的创作，精辟地评价为：

“给了我们很多风趣盎然，而又意义深长的仅二、三千字或竟有千余字的短篇；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的时尚中，不能不引人注目。”

这可以说是不刊之论，我有同感。较之其它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，万国儒的小说，是多情趣的，涉及生活，也比较广泛。他的思路比较广，也比较活泼。本来我可以不再说什么了。

但放眼未来，为了发扬前辈赞许我们的那些长处，克服我们已经觉察到的那些短处，在总结经验的意义上，我又想到：

一、要扩大生活的视野。

本来，生活就象太空的星云一样，它是浑然一体，千变万化，互相涉及，互为因果的。但在过去，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，好象工人作家就应该只写工人。当然，作家原是工人，他对工人比较熟悉，可能反映工人生活多一些。假如定为一条理论，那就非常荒谬了。凡是一种人为的框子，总是象古语说的“城里高一尺，城外高一丈”越来越加码的。工人作家既是只能写工人，势必只写一家工厂，或一个车间。连写到家属宿舍，也要考虑考虑，就更不必说去写广大的社会了。

清规戒律一旦在头脑里生根，就会产生种种奇怪的现象。比如说：工人作家，属于工人阶级，工人阶级，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，它的一言一行，影响至巨。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个概念，他既要选择正面，又要选择先进，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，又必定叫他们“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”。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，其作品枯燥无味，就定而不可移了。

如果我们的创作，划界分片，只能是工写工，农写农，兵写兵，其它领域之糟糕，定与上述相同。

因为这样主张，无形是限制了作家们的视野，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。使一些初学者，略有成就，就满足于现状，或者长期打不开圈子，打不开境界，致使作品停滞不前。

二、扩大借鉴的范围。

我们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辈的革命作家。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的同时，须知道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。他们

一生，特别在青少年时代，读了汗牛充栋的书。他们不只读中国书，还都注意到读外国书，他们都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，可以直接阅读。我幼年读过郁达夫一篇自述，他在日本读的外国小说，那数量是使人吃惊的。我们读的书很少，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“四人帮”的禁锢一切，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因。

林彪虽然不学，但有时还假惺惺地，提提托尔斯泰，到了江青，就什么也不许借鉴了。

我们的文学，也要现代化。这个现代化，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。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。但是，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，作为借鉴，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。

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。

万国儒同志，富于春秋，他今后的成就，还是不可限量的。以上云云，是我写出来，同他，同所有的文艺伙伴们共勉的。

1979. 5. 29. 上午

踩电铃

在厂子里，要提起踩电铃这个人来，那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踩电铃真名叫刘永发，三十六七岁，长的矮矮的，粗鼓笼敦的个儿，有一双象永远也睡不醒的眼睛。人们给他起这个名字，倒不是因为他是工的缘故。这是因为他一贯是小会不参加，大会溜回家，上班迎着铃声来，下班踩着铃声走；这样，有人才送了他这个别致的外号。

踩电铃不但是个不爱参加会的人，而且还经常上班迟到，隔三差五他就得来上这么一两手，你说他，他还满有理：“这能怨我吗？俺家那个钟走的好好的，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停摆了。”要不就是，“俺家那个崽子真气人，一哭半宿，吵的人睡不着，傍明，就睡过站了！”

对于他，小组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开小组会批评，组长老方头找他个别谈话，总不下百次。可是，这只能起顶药作用，好没三天，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因此，有人给他编了个顺口溜：

当天和尚撞天钟，
干活吃饭的踩电铃，
吃凉不管酸，
油洒不扶瓶，
上工似拉纤，
下工似射弓，
迟到是常事，
埋怨钟不灵。

前些日子，厂子进行两参一改工作，领导上开了报告会，各小组分头讨论，科室干部也参加到小组去，我正好分配到电工组。

人们对于权限下放是异常欢迎与拥护的，很多人说：“过去咱们光管干活，管理的事一点也不沾边，现在，领导上这么相信咱们，把权限都放下来了，咱们一定要管好！”

踩电铃，今天也破天荒的参加了小组会，他坐在墙角处，低着头，吧哒吧哒吸着小烟袋。大伙都谈的差不多了，有人说：“欢迎踩电铃刘师傅说说吧。说说感想！”

“说说就说说。”出人意料，这个向来不在会上发言的老工人，真的站了起来，他把小烟袋往凳子上磕磕说，“这两天我脑子里正打架呢，咱们工人当家做主，可是应当怎么当家啊？我愧的慌，过去我的干活吃饭主义太严重，今后，当家了，这可不行了，一定改，一定以厂为家！”

“这很好，可是怎么办呀？”组长老方头这时插了一句。

“只要保证不迟到，那就行了！”有人给回了一声，于

是，一屋子人都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这一定保证！”踩电铃红着脸说，接着他谈了对权限下放的体会。

他说的是他过去一件真事。

这个老工人，原先本是一个染色工人，干活时那是要戴胶皮手套的，可是过去管理上有缺点，买的手套都长过胳膊肘以上，工人操作起来很不便，特别到热天，不透风，手和胳膊捂的难受。那时，他给采购科提了个建议，要求买短腰手套，既省钱，使用还方便，采购科说，这是统一规定，没有接受。于是，他便偷偷的把长手套剪了半截去。可这一剪不要紧，被采购科给扣了个破坏工具的小帽子，后来领导上出面给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认为采购科是机械地执行规定，刘永发呢，提建议是对的，可是硬把长手套剪成了短手套，对工具来说是不够爱护的。刘永发没认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，反而一直背上了思想包袱。

他说，“给我扣这个帽子我服气吗？说到哪也不服气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呀？干部们说什么算什么，咱们说话不顶用，好吧，那以后就少管闲事，干八个小时活就算了！”他还是把错都推在了领导身上，更没认识到自己因此就“少管闲事”更是不对。

“现在，领导上改变作风了，采购科也把权限都放下来了，连花钱买东西也由咱们管，这太好咧，要再干活吃饭，就对不起领导！”

但是，由于他过去留给人的印象太深，虽然他下了保证，说出了心里话，人们对他还是不相信的。散会，有人对

我说：“唱的比说的好听，你听他的呢。他能好起来，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！”

组织机构再次精简之后，我下放到电工小组参加生产。踩电铃的事，过去有人对我介绍的很多，可现在，这个全厂倒数第一名的人物，真的积极起来了。每天，他再也不掐着钟点上班，而是来的很早，做清洁，清点工具；下班开会，再也不用人站在门口截他去了。并且，他还提了两三项技术改进意见。

但人们对他的看法还是怀疑的，背后谈讲起来，很多人都说：“兔子尾巴长不了，三天热气，冒光就完！”另外，还有人故意挑逗他：“嘿，今天来的早呀，你家的钟修好啦？”

我觉得这样很不好，一天和组长老方头说了。组长老方头说：“嘿，你要不提我又忘了，人家踩电铃现在转变的很好，应当在小组会上表扬表扬，就连踩电铃这个名字，也应当和大伙说说不要再叫了，因为人家已提出要求来。是那天，他悄悄把我叫到一边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，原来是为这个。他说，‘人家早不那样了，可大伙还叫这个，多寒伧的慌呀？’我听了哭笑不得，我说，树影是树身照的，人的外号是根据行为起的，你只要真的好起来，大伙自然而然就改过来的！他当时非逼着我向大伙说说不可，我答应了。明天开小组会，当着大家说说吧，说实话，有这么个外号，咱们小组也不光彩。”

小组会是在晚九点半开始，开完会正好上夜班。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小组参加管理的经验，说到差不多的时候，组

长就把踩电铃的事提了出来。可这时候，人们才发现踩电铃还没来呢！于是，一屋子人顿时哄笑起来，平素对踩电铃转变有疑问的人，大声喊着说：“这可是当场出彩，还没夸，就裂了！”对于要求大家以后不叫踩电铃这个名字，当然没法通过。这时，我也恨起他来，心里说，“踩电铃呀，踩电铃，这可怪你自己不给自己做脸，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参加会呢？”

组长老方头，更是土地爷打蚂蚱，蝗(慌)神啦，他看看表，离上班还差十几分钟，根据以往经验，踩电铃今天上班迟到是肯定的了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忽听院外一阵大乱，人声嘈杂，还有人“咚咚”在跑，象是出了什么大事。于是，一屋子人再顾不了什么，便一窝蜂跑了出来。

院内黑压压站满一下子人，还都是上夜班的，我向大门口处望了望，见参加生产劳动的厂长，正往外送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，后边还跟着三四个妇女。

我正纳闷，忽听一个人大声笑着说：“真他妈的，养活孩子不叫养活孩子——吓活人（吓唬人），我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？原来是踩电铃，差点没让人当坏分子逮走！”

我一听，赶紧向围人多的地方走去，就听踩电铃在人圈里大声嚷：“这能怨我吗？老娘们什么事都管，人家跑步走路也碍她们的事了！”

“可你为什么跑呀？”有人问。

“废话，我不跑不就迟到了吗！”

“嘿，你踩电铃拿迟到是家常便饭，今个这又怎么了？”

“玩去，以后你少给我来这个呀！现在，当家做主你不知道？”

原来，今天踩电铃上班来并不晚，是走到半路火车道上遇上过火车了。这火车过的时间很长，一列跟着一列，过完了，他一看离上班还差二十多分钟，于是心里一急，撒鸭子就跑。可他这一跑不要紧，正是夜里，火车又刚过去，人家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就起了疑心，便追在后边喊他，他没理这个碴儿，以为是喊谁骑车子没点灯呢，更是跑的欢了。前边跑，后边连喊带追，使值岗的警察也慌了，便也跟着追了起来，一直追到厂子里。

这时，组长老方头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向我说：“走，开个半分钟的紧急碰头会。大伙说，取消踩电铃的外号，一致同意了！”

1958. 7. 2. 深夜

风雪之夜

—

通讯员张全，随厂长刘兴转业有一年多了，但他还一直保留着军队上的老习惯，如果，厂长工作太忙，开开夜车，或没遵守吃饭时间，他都要加以干涉的。

在平时，厂长刘兴也很能自觉到这点，一见张全嘟嘟了，就赶紧把大堆文件推开。当然，有时他也斥打张全几句：“干嘛呀，我现在也不是营长了，你也不是我的通讯员了，为什么还管人管的这么紧？”同时，他也吓唬过张全：“哼，明天再见你老跟在屁股后头穷嘟嘟，那我非把你调走不可，让你离开远远的！”

可是，你别看他这么说，张全满不管这一套，至于调动张全的工作，根本没这么回事。

但是近几天来，厂长的脾气变暴了，这一点，张全从几次碰钉子上深深感觉到。

——都十二点了，还不睡觉！

——不困！

——再过几分钟，厨房就没饭啦！

——嘈嘈什么？不饿！

他就再不敢往下说了，因为厂长的脸色阴的象一潭水，他左鬓上那块伤疤，红的又象刚抹上的一块朱砂。

厂长过去一共负过两次伤，一次打在胸上，一次打在头上，伤好了，在左鬓角上就留下了这块象铜钱一样大的伤疤。

对于这块伤疤，张全凭借他几年跟随这个老上级的经验，有这么一个体会：在过去，领到打硬仗的任务了，或是安上刺刀跟敌人拚的时候，营长脸上那块伤疤才红起来，而现在，他脸上那块疤，是整天红着的呀！这使张全不难测出，厂长的心情到了怎样紧张的程度。

现在，这是晚上。就张全一个人还呆在办公室里，他围着火炉，给厂长准备晚饭。

他坐在炉边，慢慢的烤着吃饭时在饭厅特意给厂长买来的馒头。炉火映的他的小脸通红。他今年已是十九岁的人了，可个头还是那么矮，眉梢间还带有明显的稚气，更说明他还是一个孩子。

然而，他现在的表情表现，却好象有无限忧愁，眉头耸耸着，小嘴撅撅着，不断的唉声叹气。

他这是替厂长发愁呢。厂长有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，饭也不顾吃。本来厂长的身体就很坏，现在脸越发黄瘦了，而更主要是厂长的脾气突然变的很暴。不知为什么，张全对这个老上级有些害怕了。

现在，他就在绷着小脸想。

首先，他想到的是一月以前的事情：人们象疯了一样给

厂长贴了许多大字报，横一个主观，竖一个官僚，连办公室的门上都贴严了。为这，他很替厂长难过不平，觉得人们不公道。也是从那以后，他觉得厂长的脸色严肃多了，一个人时常怔怔的象在思索什么。

再一点，是最近的事。不知怎么回事，生产用水突然不够了，差点使车间停了工。于是厂长脸上那块伤疤就红了起来，脾气也变了，一天光在车间转。从组织打井之后，就连觉也顾不得睡了。

他想着，想着，慢慢的就困上来了，两眼一眯缝就坐着打起盹来。可是，过了一会，一阵冷风又把他吹醒了。

“困了，怎么不到宿舍去睡？”不知什么时候厂长回来了，正站在炉边，大口大口的啃着都烤焦了的馒头。

“不困，是合合眼儿。”张全一跃身站起来，“桌子上还留着一块咸菜呢。怎么，下雪啦？”他看到厂长身上披着一层雪花。

“还下的挺大呢，”厂长用力地把一口干馒头咽下去，“告诉你查夜的事，查了吗？”

“这，……”他一下子脸红起来，因为，天一黑他光顾绕世界的找厂长吃饭，又想着烤馒头，就把查宿舍的事忘记了。

“那咱俩去查吧。对这些不要命的小伙子们，简直毫无办法！”

厂长说着，把左手那个馒头放下，抖抖大衣上的水珠，走了出来。

院外，雪下的正大，风也刮的正紧。张全跟在厂长后